

《玄覽堂叢書》的傳播與影響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Xuanlantang Series*

徐憶農 Xu Yi-nong

南京圖書館研究部（國學研究所）主任

Director, Library Research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Studies),

Nanjing Library

E-mail: xuyinong2@126.com; xuyinong@jslib.org.cn

【摘要 Abstract】

抗戰時期，為避免中華重要文獻流落異域，鄭振鐸、張元濟、張壽鏞等愛國學者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由國立中央圖書館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居中聯絡，利用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撥交部分建館經費，秘密搜購淪陷區書肆私家舊籍十餘萬冊，其中半屬善本。這些古籍曾分藏於上海、重慶、香港。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所藏逾百箱古籍落入日軍之手，被運往東京，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得以回歸故土。在搶救古籍過程中，鄭振鐸等先生憂懼所購古籍遭受損失，便選擇甚具史料價值珍籍編為《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陸續影印出版，書名取自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有隱示中央之意。本文詳述《叢書》首版之印製過程、發行路徑，以及再版選印、收藏機構與數字化之狀況，同時對《叢書》問世後，專家學者撰寫書評提要、專題論著，以及校輯徵引、標點注譯等相關學術成果進行梳理總結。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所聚珍籍，現分藏於臺北、南京、北京等地，今年恰逢抗戰勝利 70 周年，祈盼兩岸圖書館界借助學術交流平臺，創設聯合出版、數字化資源庫共建共享等深度合作機制，使先輩們捨身忘我冒險搶救「銘心絕品」，化身千百，傳之久遠。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ture lost overseas, some patriotic scholars, such as Zheng Zhen-duo (鄭振鐸), Zhang Yuan-ji (張元濟), Zhang Shou-ong (張壽鏞), founded the Rare Books Preservation Society (文獻保存同志會) in Shanghai. Be responsible for liaison among

the members by Jiang Fu-cong (蔣復璁), whom was the first curator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央圖書館), the Society used the fund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Sino-British Gengkuan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founded and purchased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volumes of ancient books from bookshop and private libraries in Japanese-occupied area, half of these books are rare editions. These ancient books were kept in Shanghai, Chongqin and Hong kong. Over a hundred boxes of ancient books had been brought from Hong kong to Tokyo by Japanese invaders when Pacific War broke out in the end of 1941, and wer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war. When they saving ancient books, Zheng Zhenduo and other scholars worried about that the ancient books to suffer loss, so they selected some valuable books to photoprint and compose the *Xuanlantang Series* (《玄覽堂叢書》). The word xuanlan (玄覽) comes from a sentence in *Wenfu* (《文賦》) by Lu Ji (陸機), and imply the meaning of center. This paper will detail how the first edition of *Xuanlantang Series* to be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and how the second edition to be produced, where they are kept and digitized. This paper will also make a summary of the review and the study subjected to the *Xuanlantang Series*, and the proofreading, citation, punctuation and annotation. The colle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s separately kept in Taipei, Nanjing and Beijing today.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of the War, librar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hould cooperate deeply with each other in publishing and digitizing of ancient books, let them spread widely and permanently.

【關鍵詞 Keywords】

玄覽堂、古籍出版、古籍整理

Xuanlantang;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一、前言

《玄覽堂叢書》是中華民族一段驚心動魄、可歌可泣歷史的見證者。抗戰時期，為避免中華重要文獻流落異域，國立中央圖書館聯絡上海、香港等地的文人志士，利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撥交的部分建築經費，冒險搜購淪陷區書肆私家舊籍。從 1940 年至 1941 年，鄭振鐸、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等愛國學者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並由中央圖書館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居中聯絡，在不到兩年時間，捨身忘我地搜購舊籍不下十餘萬冊，其中半屬善本。這些古籍曾分藏於上海、重慶、香港，到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部分落入日軍之手，逾百箱古籍被運往東京，直到勝利後才得回歸故土。在冒險搶救古籍的過程中，鄭振鐸等先生選擇甚具史料價值珍籍編為《玄覽堂叢書》陸續影印出版。蔣復璁館長在《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中介紹編印此書背景時說，當善本收購時，因其中不乏祕笈，尤以明代史料孤本為多，深懼在戰亂中轉運難免遭受不可抗力之損害，遂選擇若干孤本，隨時攝成照片，以備陸續影印，而廣其傳（蔣復璁，1985）。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載：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1979）

此「藏於家」乃隱諷之辭，實為「不行於世」的婉轉說法。說明書籍若只藏於家而不行於世是顯現不出太大價值的。從古至今，這種看法被不少有識之士認同。如鄭振鐸先生化名「玄覽居士」（後「玄覽堂」亦用於其藏書室之名）在《玄覽堂叢書》序言中說：「今世變方亟，三災為烈，古書之散佚淪亡者多矣，及今不為傳布，而尚以祕惜為藏，誠罪人也」（鄭振鐸等編，1941）。從此序可以看出，搜救古書不能只秘藏而不傳布，而編印《玄覽堂叢書》就是要使珍本秘籍化身千百，傳之久遠。今天，《玄覽堂叢書》已行於世逾七十年，其傳播範圍和產生影響是否達到或接近先輩們擬實現的目標呢？現通過對此《叢書》的出版發行、整理研究狀況進行梳理總結，稍加概括，略抒己見。

二、出版發行

(一) 初版

據「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報告」載，在秘密搜購古籍初期，同志會就力主將善本、孤本付之影印傳世，本擬印行甲乙種善本叢書若干種，甲種善本收錄宋本元槧，用珂羅版印，照原書大小；乙種善本收錄史料書，原擬書名《晚明史料叢書》，後擴大範圍，擬更名《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書》，又考慮不加「善本」字樣，將來收書範圍，可以較廣，而「善本叢書」則留待將來印宋、元刊本時之用，另館名若別定一名，於寄遞為便，最終定名作《玄覽堂叢書》，用石印，照《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大小，由上海精華印刷公司¹影印出版。《叢書》以「玄覽堂」命名，當由同志會在淪陷區所購善本書擬加蓋「玄覽中區」四字印鑒演化而來，此印取自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有隱示中央之意。

《叢書》最初選目為四集四十種（鄭振鐸等著，2004），現從實際出版情況看，初選目中《諸司職掌》、《昭代王章》、《舊京詞林志》、《（皇朝）馬政記》、《漕船志》、《海運新考》、《福建運司志》、《皇輿考》、《（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東夷考略》、《朝鮮雜誌》、《紀古滇說原集》、《裔乘》、《高科考》、《刑部問寧王案》、《兵部問寧夏案》、《安南來威圖冊、安南輯略》、《交黎勦平事略》、《神器譜》、《北狄順義王俺答謝表》、《遼籌》、《東事書》等由《玄覽堂叢書》初集收錄；《（工部）廠庫須知》、《炎徼瑣言》、《虔臺倭纂》、《倭奴遺事》由續集收錄；《皇明職方地圖（表）》由三集收錄。而《大明官制》、《玉堂叢語》、《天下一統路程記》、《邊政考》、《中興六將傳》、《家世舊聞》、《明初伏莽志》、《蹇[蹇]齋瑣綴錄》、《刑部問藍玉黨案》、《泰昌日錄》、《史太常三疏》、《兩朝平攘錄》、《敬事草》等，《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皆未收錄。當然，現已影印出版卻未列入初選目的書亦有不少，如《玄覽堂叢書》初集之《九邊圖說》、《開原圖說》、《通惠河志》、《神器譜或問》、《皇朝小史》、《皇明帝后紀略附藩封》、《都督劉將軍傳》、《經世急切時務九十九籌》、《甲申紀事附大廷尉茗柯凌公殉節紀略》，二集之《工部新刊事例》、《馘闖小史》、《皇明本紀》、《洞庭集》、《廬江郡何氏家記》、《懷陵流寇始終錄附甲申剩事、將亡妖孽、延綏鎮志李自成傳》、《邊事小紀》、《倭志》、《總

¹ 陳福康（2008）云：「殆商務印書館在滬印刷廠的化名」。

督四鎮奏議》、《大元大一統志》、《寰宇通志》、《粵劍編》、《荒徼通考》、《四夷廣記》、《國朝當機錄》、《嘉隆新例附萬曆》、《龍江船廠志》、《廷平二王遺集》、《黃石齋未刻稿附蔡夫人未刻稿》，三集之《今史》、《大明律附例》、《嘉靖新例》、《四譯館增定館則、新增館則》、《平粵錄》、《寓圃雜記》、《雪竇寺志略》、《算法全能集》、《舊編南九宮譜》、《百寶總珍集》、《蹴鞠譜》等。未列入初選目之書有的是同志會抗戰期間秘密購得，如從《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1940年6月24日）可知，二集收錄《馘闖小史》是從中國書店所得大興傅以禮舊藏明末之史料書（鄭振鐸等著，2001）。但也有抗戰勝利後搜購而來的，如鄭振鐸（1998）於1947年2月2日《日記》載「實君送《嘉隆新例》來，極佳。」實君指修文堂主人孫誠溫（1902-1966），其字實君。二集所錄《嘉隆新例附萬曆》當即此本。

鄭振鐸（1998）化名「玄覽居士」在序中陳述了選印珍本秘籍的原則：「夫唐宋祕本，刊佈已多，經史古著，傳本不鮮，尚非急務。獨元明以來之著述，經清室禁焚刪夷，什不存一，芟艾之餘，罕祕獨多，所謂一時怒而百世與之立言。每孤本單傳，若明若昧，一旦淪失，便歸漸滅。予究心明史，每憤文獻不足徵，有志搜訪遺佚，而數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祕不下三百餘種，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長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佈於世。」據謝國楨（1937）介紹《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所錄為「清廷毀禁，明史所遺，輿地稗乘，秘家載籍」，《玄覽堂叢書》與其擇書範圍較為相近。

蔣復璁館長撰《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云：「初輯出版於民國三十年。序題『庚辰夏』，木記題『庚辰六月印行』。庚辰為民國29年，推前一年者，蓋避日方耳目也。」又據1941年10月9日鄭振鐸先生致蔣復璁館長函稱：「茲附函奉上《紀古滇說（原）集》一冊，作為《叢書》式樣之一斑」（鄭振鐸著、沈津整理，2001），說明《叢書》的確在1940年尚未出版發行。另外，由於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蔣復璁館長在《後序》中稱此《叢書》「由徐森玉先生主持」。其後部分學者在論著中未加細考而引此說，如鄭重（2007）稱：「1941年7月，結束了在孤島上海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之後，徐森玉回到重慶即考慮選編出版《玄覽堂叢書》的事。」這顯然與史實不相符。

正式出版的《玄覽堂叢書》續集題作「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但據鄭振鐸（1998）《日記》載，1947年1月6日「至中研院，為開標事也。」在當日檯曆另面又簡記云：「今日《玄覽堂叢書》開標」。此中研院在上海，中央研究

院當年分設南京、上海兩地。4月21日又記「錢鶴林送『玄覽堂』印好的樣張來。」錢鶴林又作錢鶴齡，當時鄭振鐸先生正在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發行，此《圖譜》由錢鶴林取鄭振鐸先生編好底本拍照付印，如2月15日《日記》載「晨，錢鶴林來，取去《圖譜》第一輯底本付照。」可知《玄覽堂叢書》續集是在上海影印的。鄭振鐸先生6月4日《日記》載「寫《玄覽》廣告。」8月16日「整理《玄覽》，已畢。」9月25日「朱達君來，《玄覽堂》續集送來十一部，甚為興奮。」朱達君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因而《玄覽堂叢書》續集當在1947年9月之後正式問世，影印、裝訂皆在上海完成。過去不少學者認為《玄覽堂叢書》後二集在南京影印（張樹年主編、柳和城等編著，1991），可能是據牌記推測而來的。

1949年2月26日鄭振鐸先生致顧廷龍先生信云：「《玄覽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續印下去，則僅此四十冊亦可成書，乞商之慰堂兄為荷」（陳福康，2008）。慰堂是蔣復璁館長之號，說明《玄覽堂叢書》第三集編輯出版事宜，鄭振鐸先生曾委託顧先生主持。1949年6月顧廷龍先生撰《玄覽堂叢書提要》後記云：「去年又印三集，成三之一，財絀，尚未裝治成冊」（顧廷龍著、陳先行整理，2002）。此述說明《玄覽堂叢書》第三集1948年已印成，但尚未裝訂。然而，徐雁（2005）於《中國舊書業百年》中說，北京大學圖書館保存有《哈佛大學圖書館駐平採訪處（漢籍）帳單粘存簿（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底）》，其中記載1948年12月13日，「購買北平來薰閣《玄覽堂叢書》三集四十冊，三百二十元。」《玄覽堂叢書》以傳統線裝形式裝訂，少量裝訂容易實現，因而少量成品有可能較早銷售。而《玄覽堂叢書》第三集大批量裝訂發行工作是1955年由南京圖書館完成的（見下文）。

綜上所述，《玄覽堂叢書》分別於1941年、1947年及1948年分初續三集在上海陸續影印出版，其中初集31種附三種，續集20種附五種，三集12種。時至今日，不少論著或工具書對此《叢書》的內容介紹尚存缺憾。如新版《辭海》稱《玄覽堂叢書》「專收元、明以來史部著作，影印流傳。所收大部分為罕傳之本，對明史研究有參考價值」（夏征農、陳至立主編，2011）。此說與實際情況略有差異。《玄覽堂叢書》內容以史學為主，包括邊疆史志、典章制度、雜史傳記等，亦兼收子部與集部書，如兵書（《神器譜》）、算書（《算法全能集》）、譜錄（《百寶總珍集》）、雜技（《蹴鞠譜》）、別集（《洞庭集》）、曲譜（《舊編南九宮譜》）等。此《叢書》底本以明刻本、明鈔本及清初本為主，其有佚文闕頁無從抄補者亦悉聽之。其中有不少孤本、稿本、罕見本、禁毀書及《四庫》存目或未收書。如續集所錄《倭志》原典為明鈔本，現藏臺北。此

書錄有明陳侃《使琉球錄》內容，是較早記載釣魚嶼（即釣魚島）屬中國的文獻之一。第三集所錄清抄本《蹴鞠譜》，原典現藏南京。國際足聯官員認為，中國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現存四種蹴鞠專業書中，《蹴鞠譜》不僅產生時代最早，而且字數是另三書總和的三倍。正如顧廷龍（2002）所云：「此亦罕觀之本也」。

（二）發行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六號工作報告》（1941年1月6日）載：「乙種善本叢書每種擬印二百至三百。至少每種保存一百部，以待將來分贈各處。」又據陳福廉（1989）整理《鄭振鐸致唐弢信（46封）》載1941年10月17日函稱：「此項叢書僅印三百部，不發售。俟裝訂及序跋完成後，當奉上一部，供兄參考也。」說明《玄覽堂叢書》開始並未計劃銷售。那麼，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1. 初集

據徐雁（2005）《中國舊書業百年》介紹，在1943年1月編印《來薰閣書目》第六期，上編著錄3,752種，下編著錄4,316種。封三例刊「本店收買舊書廣告」，以及《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廣告和《玄覽堂叢書》總目。而在國立華北編譯館編印（1943）之《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載「玄覽居士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一百二十冊，定價三百元，來薰閣代售。」又云「近者南中學人有玄覽堂叢書之刻，誠書林之盛舉也。」此刊為淪陷區出版物，此一期刊載知堂（即周作人）《中國的思想問題》、瞿益鏞《見》等文。另外，中法漢學研究所編印（1945）《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於〈圖書介紹：玄覽堂叢書〉一文云「玄覽居士輯，民國三十年影印本，線裝一百二十冊，來薰閣代售。」中法漢學研究所是法國在中國開設的學術研究機構，1941年成立，經費主要來自中法庚子賠款餘額。與此同時，鄭振鐸先生1943年5月10日《日記》載「餐後，乃至三馬路，遇西江，以《玄覽堂》二部，取得現金二千元，甚為痛快」（陳福康，2008）。西江指袁西江，忠厚合記書莊店主之一。說明《玄覽堂叢書》初集在淪陷區曾銷售發行。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1943）的《圖書季刊》上，有介紹《玄覽堂叢書》的短文稱：「玄覽堂叢書。張玉葱（玄覽居士）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南潯張氏出版。影印本。線裝。一百二十冊。上海來薰閣代售。」又稱：「近者南潯張氏（玄覽居士）將數十年來搜訪遺佚所得之珍秘，彙刻為玄覽堂叢書，誠書林之盛舉也」。北平圖書館編印的《圖書季刊》創刊於1934年，

辦刊宗旨為介紹國內出版的新書，交流學術信息，宣傳中國圖書文化。在抗戰八年的艱苦歲月中，北平圖書館館務中心南移，以昆明為本部，以平館為留守，並在上海、重慶、香港等地設立辦事處。在此期間，《圖書季刊》數度停刊，又分別在昆明、重慶先後二次復刊。1943年的新第4卷第3至4期合刊是在重慶出版的。「玄覽居士」本是鄭振鐸先生的化名，而「張玉葱」則是虛擬之名，令人聯想到南潯著名藏書家張鈞衡（1872-1927）之孫張葱玉（1914-1963），此君名珩，以字行，「張玉葱」或為張葱玉之筆誤，或故意曲筆所擬半真半假之名。而上海來薰閣是坐落在北京琉璃廠的來薰閣分店，相傳其名源于宋蘇軾《浣溪沙》：「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創建於清咸豐年間，原是經營各種古琴的商店，1912年改為經營古籍。1922年以後，來薰閣由陳杭（濟川）任經理，到1940年10月，又在上海開設來薰閣分店。鄭振鐸先生與張葱玉先生及上海來薰閣都有密切關係。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孤島」徹底淪陷，同志會的秘密收購工作被迫停止。據鄭振鐸（2005）《求書日錄》記載，「一二·八」後的一個星期內，他將比較不重要的帳目、書目，寄藏於來薰閣書店。又有一小部分古書，則寄藏於張芹伯先生（即張鈞衡長子張乃熊）和張葱玉先生叔侄處。鄭振鐸先生化名蟄居上海，守護和整理着已得文獻，一直到抗戰勝利。據鄭振鐸先生當時《日記》載，他時常去來薰閣訪書、閱書，也時常與張葱玉先生會面。1941年12月23日張葱玉先生的《日記》中記載「金華來，代振鐸借款三千元」（張珩，2011）。金華指楊金華。據張貽文（2013.5.6）（張葱玉先生之女）撰文回憶，楊金華是一家舊書店的店員，也是鄭先生的好友。那時太平洋戰爭剛剛爆發不久，日本人進入了租界。鄭先生等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面臨很大危險而轉入地下，並與重慶失去聯繫。可想而知鄭先生當時面臨的困境。三千元在當時不是小數目，所以張葱玉先生記了一筆。抗戰初，張葱玉先生為了協助鄭先生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將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本261種1,611冊，明清歷代曆書二百多部都轉售於中央圖書館。並從中協調，動員其大伯（藏書家張芹伯）將上千本「芹圃善本藏書」轉售給了中央圖書館。

1942年1月12日，困居在滬的鄭振鐸先生化名「犀」致蔣復璁館長隱語信：「弟在此，已失業家居」。這是鄭先生在日寇佔領上海全市後第一封冒險與重慶方面秘密聯繫的信（陳福康，2008）。1943年7月18日鄭先生又化名致蔣館長

信提到「近來市況蕭條，經濟困難，支持過日，頗見拮据」，「弟向不訴苦談窮，然今春以後，卻亦不能不叫苦矣。尚望吾兄處隨時加以資助為感。」並云「現時積欠李平記已有數千之多」，請通過轉賬還清舊欠。8月31日，蔣復璁館長化名「唐玉」致郭鳴鐘（鄭先生化名）信：「七月十八日手示奉悉。李平記已由此間齊君來函索款五千元，已照付。……以弟亦在窘鄉，然總盡力設法」（陳福康，2012）。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的《圖書季刊》上刊載《玄覽堂叢書》代售消息，當是為解決困居在滬的鄭先生補充經費的辦法。蘇精（2009）在《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中也說，鄭振鐸先生當時一面靠重慶的接濟，一面將印好不久的《玄覽堂叢書》零星出售易米。為瞭解相關細節，筆者近日以電子郵件向蘇先生請教，蘇先生覆函云：

昔日抄錄之中央圖書館檔案中，找到鄭振鐸自民國三十年（1941）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幾次寫信給蔣復璁，都提及上海物價飛漲，生活不易，應付維艱等等，而蔣復璁也幾次輾轉匯款接濟。其中一封由「中英庚款管理委員會」秘書徐可燦抄錄何炳松致朱家驊信並附鄭振鐸予蔣復璁函。鄭氏函中描述生活情況：「幾乎每家無不以開門七件事為慮，幸店中新貨已於去冬應市，銷路尚佳，勉可支持半載。」徐可燦致蔣復璁信只有月日（11月11日）而無年份，鄭振鐸信也只有月日（8月20日）而無年份，但應為民國三十二年（1943），因前後信中都提到當年4月潘承厚（博山）過世之事；而鄭氏信中「店中新貨」，係鄭氏為避敵偽檢查而用之隱喻，指鄭氏就搜得古籍選印之《玄覽堂叢書》，前此鄭氏已函告蔣氏此叢書業經印成，可參見文獻保存同志會歷次報告。（蘇精，2009）

另外，1943年4月，重慶文信書店出版署名鄭振鐸先生的《龍與巨怪（史詩的故事）》一書，署發行人王君一，印刷者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刷所，收入鄭振鐸先生1927年在《文學週報》上發表的四篇記述歐洲古代史詩的文章，為第一次收集出版（陳福康，2008）。從文信書店的官方背景看，此或為保護困居在滬的鄭振鐸先生之舉。與此同時，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辦有《圖書月刊》，發刊詞稱「收集全國出版的一切新書，儘力加以介紹」但並未刊載《玄覽堂叢書》介紹文章，也應是出於安全的考慮。

2. 續集

據〈中央圖書館影印玄覽堂叢書教部購發各國立院校〉(1948.2.6)稱：「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玄覽堂叢書廿種，一百廿冊，包括歷代史實，傳記及名人詩文遺著等，業已出版，預約價每部一百六十萬元。教部曾預約五十部，現悉，將分配設有文史系之公立院校中央大學等五十單位，各得一部。」從所收錄子目種數和內容介紹看，當時教育部分配五十院校的應是《玄覽堂叢書》續集。又據朱家驊(1948)簽發〈教育部訓令〉：「國立暨南大學：茲由本部向國立中央圖書館為該校訂購玄覽堂叢書一套，特檢發書目一份，仰即備據逕向南京成賢街該館洽取具報為要。教育部印。附玄覽堂叢書目一份。」書目收錄《皇朝本紀》等 20 種書籍，顯為《玄覽堂叢書》續集。在此之前，國立暨南大學編印(1948)《國立暨南大學校刊》載「鑒於本校圖書館，已購備玄覽堂叢書正編，該書為明代諸名人紀事，迄未刊行，前由中央圖書館鄭振鐸氏，彙編影印。……該會為紀念母校四十周年，兼為紀念何故校長炳松長校十周年，特集資購置該書續編全部，捐贈本校圖書館。」，說明《玄覽堂叢書》續集有部分銷售發行。鄭振鐸先生曾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捐贈活動或與之有關。另外，浙江省立圖書館編印(1948)之〈出版瑣聞：中央圖書館影印玄覽堂叢書〉文中，稱此叢書包括皇朝本紀……等 28 種，共 120 冊。此亦為續集，但所稱種數或有誤。

3. 三集

前文已述哈佛大學圖書館駐北平採訪處於 1948 年 12 月 13 日，「購買北平來薰閣《玄覽堂叢書》三集四十冊，三百二十元」。說明此書在印成後即有少量銷售發行。又據《南京圖書館志》載，《玄覽堂叢書》三集自 1948 年影印後，一直沒有裝訂。1955 年，南京圖書館經主管部門批准裝訂出售 200 部。另存有部分《玄覽堂叢書》續集，經批准出售 30 部。訂購對象為公共圖書館、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及文化團體，不對個人出售。後來上海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來信訂購了此書(南京圖書館，1996)。另外，南京圖書館獲知臺北同源館尚未入藏 1948 年影印出版的《玄覽堂叢書》第三集，因此特贈送此《叢書》第三集一整套，以便與臺灣原藏初、續集合璧為完整之書。

（三）再版

在臺灣，中央圖書館與正中書局合作，分別於 1981 年和 1985 年重新影印出版了《玄覽堂叢書》初集與續集。此次再版，除以臺灣所存原書影印外，其已闕者，或據初印本翻印，或以其他同版別本取代。其中《九邊圖說》原書版面漫漶，圖中細字多不可辨，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同版早印本替換。另外，初印本原係線裝，現改爲精裝，編次與初版有異。在大陸，1986 年至 1987 年，南京圖書館與江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合作，據初版《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重新影印出版線裝本，2010 年，江蘇揚州廣陵書社又出版了精裝合訂本。

（四）選印

上世紀末，大陸陸續推出的「四庫」系列大型叢書，其中選印了部分《玄覽堂叢書》本書籍。如 1995 年至 1997 年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舊京詞林志》、《交黎剿平事略》、《通惠河志》、《朝鮮雜誌》、《紀古滇說原集》、《舊京詞林》，而 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海外版由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出版。又如 1995 年至 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收錄《龍江船廠志》、《四譯館增訂館則、新增館則》，另外，《續修四庫全書》收錄《懷陵流寇始終錄》，據南京圖書館藏《玄覽堂叢書》之底本清初錢氏述古堂抄本影印。再如 1998 年至 2000 年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收錄《經世急切時務九十九籌》。

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領域的一項基礎工程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自 1993 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陸續按卷分期出版。本書採用影印形式，保留了科技典籍的原始本來面貌。書中所收《算法全能集》、《龍江船廠志》、《神器譜》皆影印《玄覽堂叢書》本。

1993 年至 2000 年，四川大學圖書館和巴蜀書社協力纂匯並出版《中國野史集成》與《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為貫通中國歷史之野史重要著述彙編之作，共輯錄中國先秦至清末的野史著作凡 1,258 種，所收各書盡可能選取善本、足本，皆據原書影印，對原書內容不作任何刪改。《玄覽堂叢書》本《兵部問寧夏案》、《遼夷略》、《東事書》、《甲申紀事》、《馘闖小史》、《洞庭集》、《懷陵流寇始終錄》、《甲申剩事》、《將亡妖孽》、《延綏鎮志李自成傳》、《邊事小紀》、《倭志》、《虔臺倭纂》、《倭奴遺事》、《國朝當機錄》、《今史》、《平粵錄》、《寓圃雜記》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而《交黎剿平事略》、《明朝小史》、《粵劍編》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近年來，選印《玄覽堂叢書》所錄書籍的叢書仍不斷出現，如《朝鮮雜誌》收錄於《使朝鮮錄》(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紀古滇說原集》收錄於《宋元地理史料匯編》(2007年四川大學出版社)，《福建運司志》收錄於《稀見明清經濟史料叢刊》(2009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五) 收藏

隨著歷史變遷，鄭振鐸等先生為中央圖書館所聚珍籍，今為南京與臺北同源兩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分藏。2012年10月，兩岸三館攜手合作，在南京聯合成功主辦「海峽兩岸玄覽堂珍籍合璧展」。透過此次展覽，初步理清了《玄覽堂叢書》底本分藏狀況。《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71種底本(含附書，據《中國叢書綜錄》統計)，現存61種(含存疑二種，即初集之《開原圖說》《高科考》)，現存底本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4種，其中存疑二種；南京與臺北同源兩館分別藏23種與24種。未查得下落者10種(初集之《紀古滇說原集》、《經世急切時務九十九籌》、《兵部問寧夏案》、《刑部問寧王案》，續集之《皇明本紀》、《倭奴遺事》、《粵劍編》、《黃石齋未刻稿》、《蔡夫人未刻稿》，三集之《嘉靖新例》)。

《玄覽堂叢書》出版後，既風行於海內外。《中國叢書綜錄》僅反映大陸47個主要圖書館所藏叢書的有無全缺狀況(上海圖書館，1986)，而《中國古籍總目》也僅標注古籍各版本主要收藏機構(一般不超過11家)(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09)，現綜合二目著錄，《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收藏館有：中國國圖、首都、中科院(初三)、北大、北師、清華(初續)、上海、復旦、華師、上師、辭書(初續)、天津、內蒙、遼寧、吉大、甘肅、山東(續)、山大、南京、南大、浙江(初續)、浙大、福建(續)、福師、湖北(續三)、武大(續)、江西、廣東、四川、川大、重慶、雲南、桂林、廣西(三)、民院。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提供全世界讀者單一入口查詢網。該系統的書目量及資料類型居臺灣之冠。由此系統，可檢索出不含子目之《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圖書紀錄共33筆。又查詢NBINet聯合目錄，可檢索出含分冊之《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紀錄共245筆，收藏機構有國圖、公共資訊圖書館、臺灣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立法院國會圖書館，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育達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屏東大學、東吳大學、中山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東華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交通大學等大學圖書館。

從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可檢索出不含子目《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紀錄 14 筆。該數據庫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的「漢字情報研究中心」(後改稱「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在 2001 年啟用，參加者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的東洋學情報研究中心、國立情報學研究所。加入數據庫的主要是大學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和地方政府的公立圖書館次之，財團法人等私立圖書館較少，目前參加的圖書館有 73 個(日·高田時雄，2010)。其中藏有《玄覽堂叢書》初版的圖書館有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國立國會圖書館(初)、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初續)、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初)，而一橋大學藏有臺灣再版的《玄覽堂叢書》初續集。

Worldcat 是 OCLC 公司為世界各國圖書館中的圖書及其它資料所編纂的目錄，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連線書目數據庫。包含 OCLC 近二萬家成員館編目的的書目紀錄和館藏信息。基本上反映了從公元前一千多年至今世界範圍內的圖書館所擁有的圖書和其他資料，代表了四千年來人類知識的結晶。透過 OCLC 的 FirstSearch 檢索系統，我們可以瞭解《玄覽堂叢書》在世界範圍的收藏情況。目前選擇 Worldcat 數據庫檢索「玄覽堂叢書」找到含有子目的紀錄為 805 筆，含初版、再版和選印本。若對每筆紀錄中的館藏資訊進行梳理，大體掌握此套叢書的分布情況。可能由於書目資料來源的關係，收錄《玄覽堂叢書》以美國收藏機構居多，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康奈爾大學、楊百翰大學、威斯康星大學、范德堡大學、喬治敦大學、馬里蘭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密歇根大學、杜克大學、克萊蒙特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夏威夷大學等高等院校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紐約公共圖書館等。此外還有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英國倫敦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與此同時，還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與臺灣地區圖書館，可以說《玄覽堂叢書》已傳播至世界各地。而 Ebooks 是 OCLC 為世界各地圖書館中的連線電子書所編纂的目錄，選擇 Ebooks 數據庫可檢索出《玄覽堂叢書》電子書(Electronic Books)紀錄 75 筆，Google 數位圖書館、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資源已列入其中。

(六) 數位化

「瀚堂典藏」是北京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採用國際通用的超大字元集進行加工校勘的古籍數據庫，不僅錄存原書影像資料，而且可進行圖文對照全文檢索。其中所錄《神器譜》為《玄覽堂叢書》本，《皇明本紀》、《延平二王遺集》、《粵劍編》為《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讀秀」是由海量全文數據及資料基本信息組成的超大型數據庫，現收錄 320 萬種中文圖書題錄資料，240 萬種中文圖書原文，占 1949 年以來出版圖書的 90% 以上。《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全部影像資料皆已收錄其中。

國際上在數位圖書館方面較有影響的是 Google 數位圖書館和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項目。Google 數字圖書館已為公眾熟知，而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項目之所以叫 HathiTrust，是因為 Hathi 在印度語裡是大象的意思，因為其記憶力、智慧、及力量的象徵而受到相當的敬重。而 trust 表示信任(吳建中, 2012)。透過 OCLC 的 Ebooks 數據庫檢索，可獲知《玄覽堂叢書》電子資源已收錄在以上兩個數位圖書館之中。另外，《玄覽堂叢書》電子書現已在網際網路上廣泛傳播，普通讀者可以方便獲取，說明公眾對此《叢書》是有較多閱讀需求的。

三、整理研究

(一) 書評提要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陽縣人。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圖書館學教育家。1929 年大學畢業後，即任職於國立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整理古籍，研究國學。1934 年由圖書館委派前往法、英、德、意、美等國各大圖書館考察文獻，1947 年回國。1949 年後曾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抗戰期間，王重民先生赴美為國會圖書館鑒定、整理善本古籍。1946 年國會圖書館購得《玄覽堂叢書》，王重民(1947)閱後撰寫《讀玄覽堂叢書》長文，開篇云：「余久聞影印玄覽堂叢書之事，未見其書。今夏國會圖書館始購來民國二十九年玄覽居士序印本三十一種。內有五種，余曾見原刻本，舊有記。其未見者多為欲讀之書，遂隨手翻閱，閱後輒有短記。今共得二十四篇，其無記之七種，或已見于四庫全書總目，

或猶有待於考證。暫彙所記為一文，一以抒余所見，一以請正方家也。」由此可見《玄覽堂叢書》已遠渡重洋傳播異域，選編品質亦得到專家學者認可。

1946年2月11日，蔣復璁館長囑顧廷龍先生撰《玄覽堂叢書提要》（沈津，2004）。顧廷龍（1904-1998）字起潛，號匊諺。江蘇蘇州人。著名版本目錄學家。1932年畢業於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曾任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總幹事、上海中央圖書館辦事處編纂、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等，主編《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等。自1946年起，歷經數年，顧廷龍先生為《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所錄每部書均撰寫一篇提要，至1949年6月完成，其間曾經徐森玉先生校改。今初續三集之提要，皆由陳先行先生整理，為《顧廷龍文集》收錄（顧廷龍著、陳先行整理，2002）。

（二）校輯徵引

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王崇武著《明本紀校注》，以《紀錄彙編》本《皇明本紀》為底本，而用《玄覽堂叢書》本、《國朝典故》本等書匯校之（王崇武，1948）。而1962年出版的黃彰健先生《明實錄校勘記》又參考《明本紀校注》，並轉引與《玄覽堂叢書》本相關校注。

《大元大一統志》是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原書一千三百卷，現存世之《大元大一統志》，僅得殘本四十四卷。《玄覽堂叢書》續集所錄《大元大一統志》存三十五卷，底本今藏臺北，為清袁氏貞節堂鈔本，其中有二十五卷為孤本，貞節堂是清代藏書家袁廷禱（1764-1810）的室名。趙萬里先生以《元史·地理志》為綱，將元刻殘帙七卷、常熟瞿氏舊藏鈔本九卷、嘉慶間吳縣袁廷禱家抄本三十五卷，與群書所引，匯輯點校為一書，分編十卷，題為《元一統志》（元·孛蘭盼等著、趙萬里校輯，1966），可略見原書規模。學者們一般認為，趙萬里先生所據袁本，當為《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在大陸，大多數學術論文現已錄入「中國知網」，南京圖書館購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庫、中國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數據庫、中國年鑒網絡總庫。我們可以透過全文檢索，瞭解含有《玄覽堂叢書》的文章發表情況，從1955年至2015年的文章中，檢索出420條結果。如朱傑勤（1955）〈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蹟〉一文，引用《玄覽堂叢書》續集所收《延平二王遺集》；韓振華（1984）引用《玄覽堂叢書》初集本《皇輿考》與續集本《四夷廣記》之〈海國廣記〉，其考證嚴謹，述及臺灣海峽、西沙群島等相關問題；

翟禹 (2010) 引用《玄覽堂叢書》初集本《九邊圖說》和《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揚之水 (2015) 引用《玄覽堂叢書》三集本《百寶總珍集》。

另外，前文提及「讀秀」數據庫，全稱「讀秀學術搜索」，是一個可以深入到圖書章節和內容的全文檢索，並且為讀者提供原文傳送服務的平臺，可搜索的信息量超過九億頁。若選擇知識檢索，可檢索出與《玄覽堂叢書》相關的條目 2,549 條。如 1949 年出版周谷城著《世界通史》，1970 年出版包遵彭著《中國海軍史》，1988 年出版陳國強著《臺灣高山族研究》，1980 年出版戴逸主編《簡明清史》，1988 年出版祝慈壽著《中國古代工業史》，1994 年出版韋鎮福等執筆《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兵器）》，1995 年出版彭雲鶴著《明清漕運史》，1998 年出版盧嘉錫總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林子升編《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王頌著《聖王肇業：韓日中交涉史考》、汪前進主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綱：地學卷》，2000 年出版（日）山根幸夫主編《中國史研究入門》、余耀華著《中國價格史》，2002 年出版潘吉星著《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2003 年出版王世襄編著《明式家具珍賞》、黃啟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周嘉華與趙匡華著《中國化學史（古代卷）》、達力紮布著《明清蒙古史論稿》，2004 年出版張晉藩主編《中國司法制度史》，2005 年出版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修訂本）》、張崇根著《臺灣四百年前史》、（美）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2006 年出版張豈之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編年·明清卷》、劉中平著《弘光政權研究》，2007 年出版王兆春著《世界火器史》、（美）司徒琳著《南明史》，2008 年出版楊聖敏等著《中國民族志》、王永寬主編《中國戲曲通鑒》，2010 年出版馮立軍著《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中醫藥交流研究》，2011 年出版（美）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澳）雪珥著《大國海盜》，2012 年出版丁海濱著《中國古代陪都史》、韓茂莉著《中國歷史農業地理》、楊曉春著《元明時期漢文伊斯蘭教文獻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北京史》，2013 年出版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美）魏斐德著《洪業：清朝開國史》、席龍飛著《中國造船通史》，2014 年出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編《鑒古證今：傳統工藝與科技考古文萃》……等等，這些著作的徵引文獻中皆列有《玄覽堂叢書》所收錄書籍。

在臺灣，前文所述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包括 NBINet 聯合目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等五十餘種圖書館資源，書目量超過 1,578 萬筆紀錄。含有《玄覽堂叢書》子目及相關論著的紀錄共 945 筆。如李傳芳碩士論文「朱元璋的故事研究」，參考文獻有《明朝小史》；張毓玲碩士論文「明代的歲貢生員」，參考文獻有《舊京詞林記》；

李相美博士論文「中韓文化交流三題」，參考文獻有《朝鮮雜誌》；林敬軒碩士論文「《籌海圖編》與明代海防」參考文獻有《倭志》、《倭奴遺事》等，皆直接或間接徵引《玄覽堂叢書》所收錄書籍。

（三）標點注譯

《玄覽堂叢書》出版後，不斷有學者對其中所錄書籍進行標點或注譯。在大陸，《嘉靖新例》以《玄覽堂叢書》三集影印本為點校底本，收錄於《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1994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張德信點校《寓圃雜記》、凌毅點校《粵劍編》，皆收錄於「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分別於1984年與198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陳協琴、劉益安點校《懷陵流寇始終錄》，1993年由遼沈書社出版；蔡克驕點校《神器譜》，收入《溫州文獻叢書》，200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淮安文獻叢刻》，是由淮安市地方志辦公室精心遴選、點校、整理的淮安地方舊志叢書。荀德麟、張英聘點校《漕船志》，收入《淮安文獻叢刻》，2006年方志出版社出版；劉秉果、趙明奇著《中國古代足球》，2008年齊魯書社出版。書中以專節收錄〈蹴鞠譜校譯〉，此節即以《玄覽堂叢書》三集所錄《蹴鞠譜》為底本，著者對其全文進行標點、校注和白話文翻譯。

在臺灣，《臺灣文獻叢刊》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一套叢書。《延平二王遺集》是收錄鄭成功、鄭經父子詩文的一部書，為《玄覽堂叢書》續集所錄，1967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所又根據玄覽堂本重排，輯入《臺灣文獻叢刊》第67種出版。鄭成功那首著名的《復臺》詩即出於此。

在香港，2010年間，陳佳榮在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上發表了明慎懋賞《四夷廣記》航海針路點校文檔，所據底本，為香港大學圖書館藏《玄覽堂叢書》續集本。整理者將相關內容重新點校、排版，並公布於網上，供大家參閱。

（四）專題論著

《玄覽堂叢書》問世後，專題論著不斷湧現。如沈津先生撰〈佇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談玄覽堂叢書〉一文，收錄於《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之中。而以《玄覽堂叢書》所錄古籍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論文也有不少。如龐蔚（2006）「《大元大一統志》存文研究」為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崔隆（2007）碩士學位論文「楊時寧與《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稱，《圖說》的版本只有一種，收於《玄覽堂叢書》中，所以就以《玄覽堂叢書》本為底本進行研究。再如南開大學外國留學生土屋美紗（2010）碩士論文為「楊守仁、楊一葵父子及《裔乘》考論」，王連

茂〈明代漳浦人楊一葵《裔乘》評述〉，發表在《閩臺文化交流》2012年第4期，二文研究對象皆為《裔乘》。

《玄覽堂叢書》第三集收錄清抄本《蹴鞠譜》。劉秉果（1986）發表〈《蹴鞠譜》著作年代考〉論文，其後又與趙明奇，劉懷祥合著《蹴鞠—世界最古老的足球》，由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收入《文史知識文庫》。

時至今日，還有部分學者，利用《玄覽堂叢書》選印本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如吳娛（2012）稱《舊京詞林志》是明代浙江寧波人周應賓所編的南京翰林院志。1941年輯《玄覽堂叢書》據明刻本影印，而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又據《玄覽堂叢書》本影印，成為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主要版本。因而，其文所引《舊京詞林志》內容，所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實得之于《玄覽堂叢書》本。

四、憧憬未來

蔣復璁館長在《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中介紹說，中央圖書館所蒐購之善本中，可供出版者不下二三百種，今所已出版之三輯尚不足三分之一，計劃「選印第四集以下，使孤本化身千百」（鄭振鐸著、沈津整理，2001）。《玄覽堂叢書》因在戰亂時代出版，故以保存史料為重點，未收經部書，也未收宋元版圖書。其實鄭振鐸等先生在《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報告》中，本擬印行甲乙種善本叢書若干種，《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當屬「乙種善本」。而早在1940年10月24日《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五號工作報告》中，就已擬定「甲種善本」叢書書目，選目為北宋刊本《李賀歌詩編》，宋刊本《尚書注疏》、《中興館閣錄、續錄》、《續吳郡圖經》、《新定續志》、《豫章黃先生文集》、《五臣注文選》、《唐僧弘秀集》、《坡門酬唱》，元刊本《韓詩外傳》、《滄浪吟》、《詩法源流》等12種。擬目中有一部分為張氏適園藏書，直到1941年12月初才成功購存。今日細核，選目列書雖並非皆如所稱之宋本元槧，但在鄭振鐸等先生搶救的古籍中，並不缺少類似的珍本秘籍。如現存臺北的南宋理宗時館閣寫本《宋太宗皇帝實錄》，日本平安朝寫卷子本《文選集注》，還有宋刊本《春秋經傳集解》、《說文解字》等，不少被行家稱為「銘心絕品」。而同志會最初所擬叢書四集四十種選目中，未被《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收錄的部分圖書，如《玉堂叢語》、《家世舊聞》、《明初伏莽志》、《蹇[蹇]齋瑣綴錄》、《史太常三疏》、《兩朝平攘錄》、《敬事草》等，現已知

由北京、臺北、南京兩岸三館分藏。另外，鄭振鐸先生之「西諦藏書」與「初秋山館行篋書」現也分藏於北京、重慶等地。因此，兩岸圖書館界可以利用「玄覽」之名，建立深度合作機制，除繼續舉辦玄覽論壇外，還可聯合整理出版館藏文獻和研究成果，如以中央圖書館和鄭振鐸先生公私「玄覽堂」原藏珍籍為底本，影印出版新編《玄覽堂叢書》；或以相關研究論著為主體，陸續編輯出版《玄覽文庫》。與此同時，兩岸攜手合作，建設玄覽堂文獻資源合作共享平臺……等等。透過合作交流，既可擴大各館學術影響力，也可實現中華文化傳揚世界之理想。

五、結論

英國的哲學家羅素（2011）說：「一般所說的知識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關於事實的知識；第二類是關於事實之間的一般關聯的知識」。當我們將上文所列史實關聯在一起時，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都是由鄭振鐸等先生在動盪年代的上海為中央圖書館編印的，所據底本大多為抗戰時期鄭振鐸等先生利用中英庚款董事會撥交的部分建館經費，冒險搜購淪陷區書肆私家舊籍。由此可知，在鄭振鐸等先生心目中，對古籍的原生性與再生性保護是同等重要的。今年恰逢抗戰勝利 70 周年。回望歷史，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所聚珍籍，現分藏於臺北、南京、北京等地，而鄭振鐸等先生編印的《玄覽堂叢書》初續三集，經過再版、選印、數位化，現已傳遍世界各地。雖然有 10 種《叢書》所用底本目前下落不明，但 70 年來，海內外專家學者利用影印本，發表的相關整理研究成果已成百上千，至今仍不斷湧現。相信有「先哲之靈」呵護，這套叢書仍將傳布四方，嘉惠後學，而且歷久彌新，無遠不至。祈盼兩岸圖書館界借助學術交流平臺，創設聯合出版、數位化資源庫共建共享等深度合作機制，使先輩們捨身忘我冒險搶救「銘心絕品」，化身千百，傳之久遠。

附記：本文改寫自拙作「《玄覽堂叢書》的傳播與影響」，刊登於《鑑藏：兩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8 月），79-93 頁。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1979)。老學庵筆記。在*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

元·李蘭昉等著、趙萬里校輯(1966)。元一統志。北京市：中華書局。

(近人論著)

上海圖書館(1986)。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印(1945)。圖書介紹：玄覽堂叢書。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1，151-153。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09)。《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北京市：中華書局。

王重民(1947)。讀玄覽堂叢書。圖書季刊，新8(1-2)，33-40。

王崇武(1948)。明本紀校注。上海市：商務印書館。

朱傑勤(1955)。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141-173。

吳建中(2012)。轉型與超越無所不在的圖書館。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吳娛(2012)。《舊京詞林志》著者及文獻價值述略。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0(4)，122-125。

沈津(2004)。顧廷龍年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京圖書館(1996)。南京圖書館志。南京市：南京出版社。

夏征農、陳至立主編(2011)。辭海(典藏本第6版)。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

徐雁(2005)。中國舊書業百年。北京市：科學出版社。

浙江省立圖書館編印(1948)。出版瑣聞：中央圖書館影印玄覽堂叢書。圖書展望，復刊9，31。

高田時雄(2010)。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2，33-37。

國立暨南大學編印(1948)。校聞：本校畢業在校服務同學會捐贈玄覽堂叢書續編。國立暨南大學校刊，復刊7，3。

張珩(2011)。張葱玉日記·詩稿。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

張樹年主編、柳和城等編著(1991)。張元濟年譜。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陳福康(2008)。鄭振鐸年譜。太原市：三晉出版社。

陳福康(2012)。書生報國：徐森玉與鄭振鐸。新文學史料，1，98-106。

陳福康(1989)。鄭振鐸致唐弢信(46封)。新文學史料，1，199-212。

揚之水(2015)。宋墓出土文房器用與兩宋士風。考古與文物，1，62-70。

- 翟禹（2010）。*明代山西鎮之滑石澗堡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內蒙古大學，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 劉秉果（1986）。《蹴鞠譜》著作年代考。*體育文化導刊*，6，30-36
- 蔣復璁（1985）。*珍帚齋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鄭重（2007）。*徐森玉*。北京市：文物出版社。
- 鄭振鐸（1998）。*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 鄭振鐸（2005）。*西諦書話*。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鄭振鐸等著，陳福康整理（2001）。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出版史料*，1，87-100。
- 鄭振鐸等著，陳福康整理（2004）。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續）。*出版史料*，1，102-124。
- 鄭振鐸等編（1941）。*玄覽堂叢書*。上海市：精華印刷公司。
- 鄭振鐸著，沈津整理（2001）。鄭振鐸致蔣復璁信劄（中）。*文獻*，4，214-228。
- 謝國楨（1937）。*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敘*。上海市：商務印書館。
- 韓晨華（1984）。我國歷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南洋問題*，1，81-101。
- 韓晨華（1984）。我國歷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續完）。*南洋問題*，4，70-91。
- 羅素（2011）。*人類的知識：其範圍與限度*（張金言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蘇精（2009）。*近代藏書三十家*。北京市：中華書局。
- 顧廷龍著，陳先行整理（2002）。顧廷龍文集。在*芸香閣叢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中央圖書館影印玄覽堂叢書教部購發各國立院校（1948.2.6）。*申報*，6版。
- 張貽文（2013.5.6）。七十年的情誼，四代人的交往：記鄭振鐸與張葱玉兩個家庭的交往。*東方早報*，C10版。
- 朱家驊（1948）。教育部訓令（高字第〇六一三九號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國立暨南大學校刊*，復刊9，3-4。
-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1943）。圖書介紹：玄覽堂叢書。*圖書季刊*，新4(3-4)，103-104。
- 國立華北編譯館編印（1943）。圖書介紹：玄覽堂叢書。*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2(2)，3-6。

